

扫码点餐结账,背后牵涉巨大经济利益

二维火状告美团索赔上亿

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钟法

到餐厅吃饭,一坐下就“扫码点餐”,不少商家用的点餐平台就是二维火研发的。但顾客们可能不会知道,一个小小的买单举动,背后牵涉的却是巨大的经济利益。

去年,杭州餐饮管理系统开发商杭州迪火科技有限公司(即二维火,以下简称二维火)向北京、杭州两地法院提起诉讼,认为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(即美团网,以下简称美团)涉嫌窃取二维火及商家的经营数据,构成不正当竞争,要求美团赔偿,合计金额高达1.02亿元。

昨天,杭州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,杭州这个案子的索赔金额为4100万元。

二维火在起诉状中称,二维火成立于2005年,13年来长期专注于云计算餐饮软件系统的研发和应用,目前已经累计拥有40万商家用户。去年,二维火发现,美团一款名为“美团小白盒”的插件非法侵入全封闭的二维火“智能收银一体机”系统,并且实时监控商家的系统运行,并在顾客结账之际读取该系统中商家的“实

收金额”栏目ID以及数据,恶意劫持该系统和商家的第三方支付流水。

根据二维火的说法,举个例子,有顾客在餐厅消费100元,虽用了二维火的二维码点单,但等到买单时,原本应该走二维火支付通道的买单金额,就会被截去走美团的支付通道。据二维火方面统计,全国至少有1800家商户的二维火收银系统里有“美团小白盒”插件,持续被劫取支付流水,涉及金额3亿元。

据悉,二维火主要的获利模式是根据支付流水总额,支付通道(支付宝、微信等)给出相应的返利。支付流水被劫取,在二维火看来,“这相当于我们辛苦凿了一口井,水却被其它管道接走了,我们一点水也没打到。”

起诉状中,二维火称,美团涉嫌侵犯其商业秘密、恶意侵入并监控二维火收银系统读取相关商家的收银信息、劫取支付流水,违反了公认的诚信经营的商业道德,破坏了餐饮服务行业竞争秩序,属于不正当竞争。

另外,二维火方面表示,由于美团上述侵权行为覆盖全国多个城市,下一步可

能选择其他代表性城市继续采取民事、刑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。

庭审中,美团代理律师提出,二维火在杭州和北京对美团提起的诉讼,事实和理由基本相同,质疑是重复起诉,应该驳回诉讼请求。

至于二维火在起诉中指出,美团回应称,美团通过“小白盒”取得的数据均属于商家,获取前均取得商家授权,意义在于提升商家收银效率。根据二维火官网公示的规则,其“智能收银一体机”系统不是封闭系统,任何一家厂商都可以按照其官网公示的文件包名规则进行命名,继而在二维火系统上正常安装,从而在商户授权许可下,满足商户提升收银效率的需求。

“与二维火的案件正在诉讼处理阶段,我们不便作过多评论,公司正按照法律程序应诉。”美团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
对美团的这个解释,二维火代理律师辩称,二维火走访商家发现,美团的地推



人员会在推荐小白盒时,直接帮助商家在二维火系统中操作安装插件,商家无法看到提示框里的内容,对授权情况是不知情的。

目前,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。

坠海身亡的船员“死而复生”

装死船员因涉嫌诈骗赔偿金被批捕



《检察日报》陈岚

2018年11月27日上午,别人都认为已经坠海身亡的张某走进派出所投案自首。7年前的一次航行中,身为水手的张某用针管从自己手臂上抽了一管血,将血洒在衬衫和甲板上,伪造出与海盗搏斗被害的现场,然后纵身跳入了冰冷的海水中,偷偷游回岸边……日前,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张某批准逮捕。

负债累累 从韩剧中获得“赚钱”灵感

时间回到2009年,张某的妻子胡某做了一个大手术。为了做这场手术,张某四处借钱,欠下了10万元债务。手术虽然顺利完成,但胡某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,这为本就不怎么富裕的家庭蒙上了阴影。紧接着,张某的父亲被诊断为帕金森病,需要大额的诊疗金,家里的两个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纪,急需用钱。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动力,张某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

为了排解烦恼,张某在出海后喜欢窝在船舱房间里看韩剧。2011年5月的一天,张某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剧情:一名船员在航行中发生意外事故,获得了巨额赔偿。当时肩负巨大经济压力的张某立刻萌生了编造意外事故、骗取经济赔偿的念头。这个念头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,持续了三个多月,计划慢慢形成。

同年8月24日,张某所在的巴拿马籍货轮从日本起锚开航,驶向上海外高桥码头。8月27日下午2点多,8个月未见到丈夫的胡某接到了张某的电话,电话里的丈

夫声音和往常一样,告诉妻子船马上就要靠岸了。晚上6点多,船上的实习生小帅经过张某房间时,看见张某正在玩电脑游戏,没有任何苗头显示张某将在这天晚上干一件“大事”。

船员失踪 甲板上留下一件血衣

晚上11点,货轮渐渐向码头靠拢,船上的工作人员大多进入了梦乡。张某将一套衣服、一双鞋、一个尚未充气的塑料救生圈、身份证、一点现金装进了一个防水袋中,再将防水袋用绳子绑在身上。准备好这些后,张某掏出针管,扎进了自己的左臂,咬牙抽出了一管血。

张某带着血液来到船头的甲板上,将其滴洒在自己的衬衣和甲板地面上。他将衬衣撕破,扯下纽扣,扔在了甲板上,营造出自己与海盗搏斗被害的现场。做完这些,张某将针管和自己的手机扔进了大海里,然后纵身跃入水中。

次日凌晨至4点是张某的当班时间,船长发现本应来驾驶台值班的张某没有出

现,拨打其房间电话无人接听。二副去张某房间找人,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船长觉得不对劲。凌晨1点,货轮停靠码头,整艘船上的船员都被发动起来寻找张某,最终在右舷的甲板上发现了大量血迹和一件血衣。船长立刻向上海代理汇报了情况,代理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他们并不知道,他们想要寻找的张某就在离船不远处的水里拼命游着。

“我跳海的地点距离岸边大约2公里。当天海上有风浪,我在海里游得非常困难,好几次差点撑不下去,以为自己要沉下去了。”天蒙蒙亮的时候,张某成功上岸,他换上了防水袋里的衣服和鞋子,简单吃了一点早饭,开始了回家的“逃亡”路:他从上海坐长途客车到达江苏苏州,再从苏州换车前往山东聊城,在聊城的小宾馆里窝了一个星期,再坐长途车赶到阳谷。到达阳谷的当天晚上,归家心切的张某打车直奔父亲家,翻墙进了家。父亲(现已去世)见到张某很惊讶:“你还活着呀,活着就好。”

为了让父亲帮助隐瞒,张某谎称自己在船上杀了人,要躲避一段时间。父亲将他安顿在平日无人会去的养鸡棚,一躲就

是三个月。

藏匿7年,最终投案自首

接警后,上海公安民警一行9人登船勘查现场。有经验的民警发现血迹喷溅流向不符合正常侵害案件的情形,公安机关将该案定性为疑似被侵害案件并开展调查,但张某的尸体迟迟未能找到。

2011年8月28日上午11点多,还被蒙在鼓里的胡某接到了船务公司电话,得知了丈夫失踪的消息,她异常着急,提出要去案发现场看一看。船务公司担心胡某接受不了噩耗跳船殉情,并未同意她的登船请求,但将张某留下的衣物等物品转交给了胡某。鉴于张某服务期间失踪并假设死亡,船务公司最终与胡某达成和解协议,给予约80万元赔偿金。

2012年春节,张某的父亲告诉胡某,张某并没有死,只是因为是在船上犯了事,用假死躲事。老实的妻子在知道丈夫没有死的高兴劲过后,便劝说丈夫将赔偿金还给船务公司,被张某拒绝了。此后不久,张某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了离家50公里远的一个小镇上,东躲西藏地生活了7年多。“我一直不敢用自己的真实身份,害怕遇到熟人,只能靠打零工生活至今。”张某在看守所内向检察官坦言。他用“命”换到的赔偿金,10万元用于偿还妻子做手术时的借款,20万元用于为父亲治病,剩下的钱也在日常花销中所剩无几。

2018年7月,山东省公安厅对省内户籍人口可能存在“双重户籍”的情况进行大数据排查,发现张某存在双重户籍。民警立即联系张某本人,电话里,张某承认了双重户籍情况。同年11月27日上午,张某到派出所投案自首,交了自己7年前的罪行。

虹口区检察院认为,张某涉嫌诈骗罪的基本犯罪事实清楚,证据确实、充分,涉案金额达79.9万余元,属于数额特别巨大,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。